儒林外史/第1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蘧公孫書坊送良友　馬秀才山洞遇神仙

下一回▶

話說馬二先生在酒店裏同差人商議要替蘧公孫贖枕箱。差人道：「這奴才手裏拿著一張首呈，就像拾到了有利的票子。銀子少了，他怎肯就把這欽贓放出來？極少也要三二百銀子。還要我去拿話嚇他：『這事弄破了，一來，與你無益；二來欽案官司，過司由院，一路衙門，你都要跟著走。你自己算計，可有這些閒錢陪著打這樣的惡官司？』是這樣嚇他。他又見了幾個衝心的錢，這事纔得了。我是一片本心，特地來報信。我也只願得無事，落得『河水不洗船』；但做事也要『打蛇打七寸』纔妙。你先生請上裁。」馬二先生搖頭道：」二三百兩是不能。不要說他現今不在家，是我替他設法，就是他在家裏，雖然他家太爺做了幾任官，而今也家道中落，那裏一時拿的許多銀子出來？」差人道：「既然沒有銀子，他本人又不見面，我們不要耽誤他的事，把呈子丟還他，隨他去鬧罷了。馬二先生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同他是個淡交，我同他是深交，眼睜睜看他有事，不能替他掩下來，這就不成個朋友了。但是要做的來。」差人道：「可又來！你要做的來，我也要做的來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頭翁，我和你從長商議，實不相瞞，在此選書，東家包我幾個月，有幾兩銀子束脩，我還要留著些用。他這一件事，勞你去和宦成說，我這裏將就墊二三十兩銀子把與他，他也只當是拾到的，解了這個冤家罷。」差人惱了道：「這個正合著古語，『瞞天討價，就地還錢！』我說二三百銀子，你就說二三十兩！『戴著斗笠親嘴，差著一帽子』！怪不得人說你們『詩云子曰』的人難講話！這樣看來，你好像『老鼠尾巴上害癤子，出膿也不多』！倒是我多事，不該來惹這婆子

口舌！」說罷，站起身來謝了擾，辭別就往外走。馬二先生拉住道：「請坐再說，急怎的？我方纔這些話，你道我不出本心麼？他其實不在家，我又不是先知了風聲，把他藏起，和你講價錢。況且你們一塊土的人，彼此是知道的。蘧公孫是甚麼慷慨腳色，這宗銀子知道他認不認，幾時還我。只是由著他弄出事來，後日懊悔遲了。總之，這件事，我也是個傍人。你也是個傍人，我如今認些晦氣，你也要極力幫些，一個出力，一個出錢，也算積下一個莫大的陰功。若是我兩人先參差著，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。」差人道：「馬老先生，而今這銀子我也不問是你出，是他出，你們原是『氈襪裹腳靴』。但須要我效勞的來。老實一句，『打開板壁講亮話』，這事一些半些，幾十兩銀子的話，橫豎做不來，沒有三百，也要二百兩銀子，纔有商議。我又不要你十兩五兩，沒來由把難題目把你做怎的？」馬二先生見他這話說頂了真，心裏著急道：「頭翁，我的束脩其實只得一百兩銀子，這些時用掉了幾兩，還要留兩把作盤費到杭州去。擠的乾乾淨淨，抖了包，只擠的出九十二兩銀子來，一釐也不得多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下處去拿與你看。此外行李箱子內，聽憑你搜。若搜出一錢銀子來，你把我不當人。就是這個意思，你替我維持去。如斷然不能，我也就沒法了，他也只好怨他的命。」差人道：「先生，像你這樣血心為朋友，難道我們當差的心不是肉做的？自古山水尚有相逢之日，豈可人不留個相與？只是這行瘟的奴才頭高，不知可說的下去？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我還有個主意，又合著古語說『秀才人情紙半張。』現今丫頭已是他拐到手了，又有這些事，料想要不回來，不如趁此就寫一張婚書，上寫收了他身價銀一百兩。合著你這九十多，不將有二百之數？這分明是有名無實的，卻塞得住這小廝的嘴。這個計較何如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要你做的來。這一張紙何難？我就可以做主。」

當下說定了，店裏會了賬，馬二先生回到下處候著。差人假作去會宦成，去了半日，回到文海樓。馬二先生接到樓上。差人道：「為這件事，不知費了多少唇舌！那小奴才就像我求他的，定要一千八百的亂說，說他家值多少就該給他多少。落後我急了，要帶他回官，說：『先問了你這奸拐的罪，回過老爺，把你納在監裏，看你到那裏去出首！』他纔慌了，依著我說。我把他枕箱先賺了來，現放在樓下店裏。先生快寫起婚書來，把銀子兌清，我再打一個稟帖，銷了案，打發這奴才走清秋大路，免得又生出枝葉來。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這賺法甚好。婚書已經寫下了。」隨即同銀子交與差人。差人打開看，足足九十二兩，把箱子拿上樓來交與馬二先生，拿著婚書、銀子，去了。回到家中，把婚書藏起，另外開了一篇細賬，借貸喫用，衙門使費，共開出七十多兩，只剩了十幾兩銀子遞與宦成。宦成嫌少，被他一頓罵道：「你奸拐了人家使女，犯著官法，若不是我替你遮蓋，怕老爺不會打折你的狗腿！我倒替你白白的騙一個老婆，又騙了許多銀子，不討你一聲知感，反問我找銀子！——來！我如今帶你去回老爺，先把你這奸情事打幾

十板子，丫頭便傳蘧家領去，叫你喫不了的苦，兜著走！」宦成被他罵得閉口無言，忙收了銀子，千恩萬謝，領著雙紅，往他州外府尋生意去了。

蘧公孫從墳上回來，正要去問差人，催著回官；只見馬二先生來候，請在書房坐下，問了些墳上的事務，慢慢說到這件事上來。蘧公孫初時還含糊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長兄，你這事還要瞞我麼？你的枕箱現在我下處樓上。」公孫聽見枕箱，臉便飛紅了。馬二先生遂把差人怎樣來說，我怎樣商議，後來怎樣怎樣：「我把選書的九十幾兩銀子給了他，纔買回這個東西來，而今幸得平安無事。就是我這一項銀子，也是為朋友上一時激于意氣，難道就要你還？但不得不告訴你一遍。明日叫人到我那裏把箱子拿來，或是劈開了，或是竟燒化了，不可再留著惹事。」公孫聽罷，大驚，忙取一把椅子放在中間，把馬二先生捺了坐下，倒身拜了四拜。請他坐在書房裏，自走進去，如此這般，把方纔這些話說與乃眷魯小姐，又道：「像這樣的纔是斯文骨肉朋友，有意氣！有肝膽！相與了這樣正人君子，也不枉了！像我婁家表叔結交了多少人，一個個出乖露丑，若聽見這樣話，豈不羞死！」魯小姐也著實感激，備飯留馬二先生喫過，叫人跟去將箱子取來毀了。次日，馬二先生來辭別，要往杭州。公孫道：「長兄先生，才得相聚，為甚麼便要去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我原在杭州選書。因這文海樓請我來選這一部書，今已選完，在此就沒事了。」公孫道：「選書已完，何不搬來我小齋住著，早晚請教？」馬二先生道：「你此時還不是養客的時候。況且杭州各書店裏等著我選考卷，還有些未了的事，沒奈何，只得要去。倒是先生得閒來西湖上走走。那西湖山光水色，頗可以添文思。」公孫不能相強，要留他辦酒席餞行。馬二先生道：「還要到別的朋友家告別。」說罷，去了。公孫送了出來。到次日，公孫封了二兩銀子，備了些薰肉小菜，親自到文海樓來送行，要了兩部新選的墨卷回去。

馬二先生上船，一直來到斷河頭，問文瀚樓的書坊，——乃是文海樓一家——到那裏去住。住了幾日，沒有甚麼文章選，腰裏帶了幾個錢，要到西湖上走走。

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！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，天竺的清雅；只這出了錢塘門，過聖因寺，上了蘇堤，中間是金沙港，轉過去就望見雷峰塔，到了淨慈寺，有十多里路，真乃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一處是金粉樓臺，一處是竹籬茅舍；一處是桃柳爭妍，一處是桑麻遍野。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，賣茶的紅炭滿爐，士女遊人，絡繹不絕，真不數「三十六家花酒店，七十二座營絃樓」。

馬二先生獨自一個，帶了幾個錢，步出錢塘門，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，到西湖沿上

牌樓跟前坐下。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，都梳著挑鬢頭，也有穿藍的，也有穿青綠衣裳的，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紬單裙子；也有模樣生的好些的，都是一個大團白臉，兩個大高顴骨；也有許多疤、麻、疥、癩的。一頓飯時，就來了有五六船。那些女人後面都跟著自己的漢子，掮著一把傘，手裏拿著一個衣包，上了岸，散往各廟裏去了。馬二先生看了一遍，不在意裏，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。望著湖沿上接連著幾個酒店，掛著透肥的羊肉，櫃檯上盤子裏盛著滾熱的蹄子、海參、糟鴨、鮮魚，鍋裏煮著餛飩，蒸籠上蒸著極大的饅頭。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，喉嚨裏嚥唾沫，只得走進一個麵店，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。肚裏不飽，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，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，到覺得有些滋味。喫完了出來，看見西湖沿上柳陰下繫著兩隻船。那船上女客在那裏換衣裳：一個脫去元色外套，換了一件水田披風；一個脫去天青外套，換了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；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，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。那些跟從的女客，十幾個人，也都換了衣裳。這三位女客，一位跟前一個丫鬟，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著日頭，緩步上岸。那頭上珍珠的白光，直射多遠，裙上環珮，叮叮噹噹的響。馬二先生低著頭走了過去，不曾仰視。往前走過了六橋，轉個灣，便像些村鄉地方，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，中間走了一二里多路，走也走不清，甚是可厭。馬二先生欲待回家，遇著一走路的，問道：「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？」那人道：「轉過去便是淨慈、雷峰，怎麼不好頑？」馬二先生又往前走。走到半里路，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，隔著一道板橋。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，門口也是個茶室，喫了一碗茶。裏面的門鎖著。馬二先生要進去看，管門的問他要了一個錢，開了門，放進去。裏面是三間大樓。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的御書。馬二先生嚇了一跳，慌忙整一整頭巾，理一理寶藍直裰，在靴桶內拿出一把扇子來當了笏板，恭恭敬敬，朝著樓上揚塵舞蹈，拜了五拜。拜畢起來，定一定神，照舊在茶桌子上坐下。傍邊有個花園，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，不好進去。那廚房卻在外面。那熱湯湯的燕窩、海參，一碗碗在跟前捧過去。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。出來過了雷峰，遠遠望見高高下下，許多房子，蓋著琉璃瓦，曲曲折折，無數的朱紅欄杆。馬二先生走到跟前，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，一個直匾，金字，上寫著：「敕賜淨慈禪寺」。山門傍邊一個小門。馬二先生走了進去，一個大寬展的院落，地下都是水磨的磚。纔進二道山門，兩邊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。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，成群逐隊，裏裏外外，來往不絕，都穿的是錦繡衣服。風吹起來，身上的香一陣陣的撲人鼻子。馬二先生身子又長，戴一頂高方巾，一幅烏黑的臉，捵著個肚子，穿著一雙厚底破靴，橫著身子亂跑，只管在人窩子裏撞。女人也不看他，他也不看女人。前前後後跑了一交，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——上面一個橫匾，金書「南屏」兩字，——喫了一碗茶。櫃上擺著許多碟子：橘餅、芝麻糖、粽子、燒餅、處片、黑棗、煮栗子。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的，不論好歹，喫了一飽。馬二先生也倦了，直著腳，跑進清波門。到了下

處，關門睡了。因為走多了路，在下處睡了一天。

第三日起來，要到城隍山走走。城隍山就是吳山，就在城中。馬二先生走不多遠，已到了山腳下。望著幾十層階級，走了上去，橫過來又是幾十層階級，馬二先生一氣走上，不覺氣喘。看見一個大廟門前賣茶，喫了一碗。進去見是吳相國伍公之廟。馬二先生作了個揖，逐細的把匾聯看了一遍。又走上去，就像沒有路的一般。左邊一個門，門上釘著一個匾，匾上「片石居」三個字，裏面也想是個花園，有些樓閣。馬二先生步了進去，看見窗櫺關著。馬二先生在門外望裏張了一張，見幾個人圍著一張桌子，擺著一座香爐，眾人圍著，像是請仙的意思。馬二先生想道：「這是他們請仙判斷功名大事，我也進去問一問。」站了一會，望見那人磕頭起來。傍邊人道：「請了一個才女來了。」馬二先生聽了暗笑。又一會，一個問道：「可是李清照？」又一個問道：「可是蘇若蘭？」又一個拍手道：「原來是朱淑貞！」馬二先生道：「這些甚麼人？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，我不如去罷。」又轉過兩個灣，上了幾層階級，只見平坦的一條大街。左邊靠著山，一路有幾個廟宇。右邊一路，一間一間的房子，都有兩進。屋後一進，窗子大開著，空空闊闊，一眼隱隱望得見錢塘江。那房子：也有賣酒的，也有賣耍貨的，也有賣餃兒的，也有賣麵的，也有賣茶的，也有測字算命的。廟門口都擺的是茶桌子，這一條街，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，十分熱鬧。

馬二先生正走著，見茶舖子裏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招呼他喫茶。馬二先生別轉頭來就走，到間壁一個茶室泡了一碗茶。看見有賣的蓑衣餅，叫打了十二個錢的餅喫了，略覺有些意思。走上去，一個大廟，甚是巍峨，便是城隍廟。他便一直走進去，瞻仰了一番。過了城隍廟，又是一個灣，又是一條小街。街上酒樓、麵店都有，還有幾個簇新的書店。店裏帖著報單，上寫：「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《三科程墨持運》于此發賣。」馬二先生見了歡喜，走進書店坐坐，取過一本來看，問個價錢，又問：「這書可還行？」書店人道：「墨卷只行得一時，那裏比得古書。」馬二先生起身出來，因略歇了一歇腳，就又往上走。過這一條街，上面無房子了，是極高的個山岡。一步步去走到山岡上，左邊望著錢塘江，明明白白。那日江上無風，水平如鏡。過江的船，船上有轎子，都看得明白。再走上些，右邊又看得見西湖。雷峰一帶、湖心亭都望見。那西湖裏打魚船，一個一個，如小鴨子浮在水面。馬二先生心曠神怡，只管走了上去，又看見一個大廟門前擺著茶桌子賣茶。馬二先生兩腳酸了，且坐喫茶。喫著，兩邊一望，一邊是江，一邊是湖，又有那山色一轉圍著，又遙見隔江的山，高高低低，忽隱忽現。馬二先生歎道：「真乃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！」喫了兩碗茶，肚裏正餓，思量要回去路上喫飯。恰好一個鄉里人捧著許多盪麵薄餅來賣，又有一籃子煮熟的牛肉。馬二先生

大喜，買了幾十文餅和牛肉，就在茶桌子上儘興一喫。喫得飽了，自思趁著飽再上去。

走上一箭多路，只見左邊一條小徑，莽榛蔓草，兩邊擁塞。馬二先生照著這條路走去，見那玲瓏怪石，千奇萬狀。鑽進一個石罅，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，馬二先生也不看他。過了一個小石橋，照著那極窄的石磴走上去，又是一座大廟。又有一座石橋，甚不好走。馬二先生攀藤附葛，走過橋去，見是個小小的祠宇，上有匾額，寫著：「丁仙之祠」。馬二先生走進去，見中間塑一個仙人，左邊一個仙鶴，右邊豎著一座二十個字的碑。馬二先生見有籤筒，思量：「我困在此處，何不求個籤問問吉凶？」正要上前展拜，只聽得背後一人道：」若要發財，何不問我？」馬二先生回頭一看，見祠門口立著一個人，身長八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繭紬直裰，左手自理著腰裏絲絛，右手拄著龍頭拐杖，一部大白鬚，直垂過臍，飄飄有神仙之表。只因遇著這個人，有分教：慷慨仗義，銀錢去而復來；廣結交遊，人物久而愈盛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